

Jeanette Winterson
Oranges Are Not the Only Fruit



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

[英] 珍妮特·温特森-著 于 是-译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J561.45

302

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

[英] 珍妮特·温特森 著 于是 译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 / (英) 温特森著 ; 于是译

—北京 : 新星出版社, 2010.7

ISBN 978-7-80225-981-2

I. ①橘… II. ①温… ②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英国 - 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13620号

Oranges Are Not the Only Fruit

Copyright©1985 by Jeanette Winterson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William Morris Endeavor Entertainment, LLC.
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©2010 New Star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

著作权登记图字: 01-2010-3444

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

[英] 珍妮特·温特森 著 于是 译

责任编辑: 李梓若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8831089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9 × 1194 1/32

印 张: 8.5

字 数: 105 千字

版 次: 2010年7月第一版 2010年7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5-981-2

定 价: 25.00 元

版权专有, 盗版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序言

并不是所有黑暗的地方都需要光明

张悦然

如珍妮特·温特森这样写小说是很危险的。好像一个人表演高难度的走钢丝杂技，一不留神摔下来，就彻底演砸了。当然如果表演成功，表演者神奇的技艺会令人赞叹不已，而这场表演，也会在每个观众的心里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。天赋使温特森有了做这番挑战的信心，天赋也使温特森完成了出色的表演。可以说，温特森是天赋的化身，然而天赋，却并不总是顺从其主人的意志。它像一个顽童，放肆，任性，爱表现，希望受到更多关注。对于温特森来说，该如何与她的天赋和睦、自在地相处，是她在写作中必须面对的问题。

读遍温特森所有的书，你会发现，她从来不会好好地说一个完整的故事。相反的，她说了很多故事，在每一行文字里，她都试图邀请一个新的故事加入。对于她来说，故事就像放在

手边的小贴士，随时拿起一个，粘在正在行进的文本中。不过，它们都是一些破碎的故事，确切地说，是从另外一些故事中拆下来的零散部件。它们是如何被放置在新故事当中，成为其合乎情理、甚至光芒四射的一部分的呢？这即是温特森用她的语言所完成的工作。她的语言，是一种有高度粘合力的语言，可以把各种各样的碎片牢固地粘在作者希望的位置上，同时也是一种霸道的、专制的语言，它有强大的、不可违背的逻辑，任何原本毫不相关的碎片被这种语言控制之后，都必须屈从于它的逻辑，遵照它的意愿表达出合理的意思。语言无疑是温特森最重要的天赋，将她截然地与其他作家区分开。在她的小说中，是语言而非情节，吸引着读者的注意力，引领他们一直读下去。语言肩负着巨大的责任，它必须一直是有趣的、新鲜的，稍有沉闷，就会使读者走神，出离文本，许多时候，他们会就此失去继续阅读的耐心。

温特森一直沉浸于语言的探索与冒险中。她始终在操控文本，用一种傲慢的、随心所欲的口吻说话。“我是在给你讲故事，相信我。”这句话或是它的类似版本，在她的小说中出现过许多次。这句话的潜台词是，现在是在我讲故事，所以你必须相信我。不仅要相信我讲的故事，还要相信故事中的道理。她的小说总有不同程度的说教色彩。一次又一次，她掐断叙述，在故事中现身，像一个严厉的女老师，用教鞭敲敲你的头，然后

再次强调正确答案，或是唯一合理的解释。在任何一部她的小说中，第一女主角永远是这位姓温特森的女老师。在其耀眼的光芒之下，小说中的其他女主角都会变得黯淡、隐约起来。

读温特森的小说，你应当有这样的心理准备：它将是一段身不由己，甚至可以说是被挟持的旅程。有些人没办法接受，在旅途之初就拂袖离去；另有一些人则是坚贞的追随者；还有一些是像我这样一边抗拒一边沉迷的人——他们或许才是最尽兴的。的确，每次阅读温特森，头脑里都会出现一条清晰的界限。纷繁的意识划归到两边，像对决的部队。一边拥护，一边反对。阅读在双方激烈的争斗中踟蹰前行，缓慢、艰难，甚至几次停下来休息——可这是多么难忘的过程呵。必须承认，经年累月的大量阅读，使我患上一种“文字麻痹症”，有时候看完一本非常出色的小说，与它不过是一场泛泛之交，想来不免觉得遗憾。麻痹是因为习惯。久而久之，对那些固定出现的语序、句式、比喻、描写产生了免疫力。长时间以来，习惯一直是文学不断反抗的顽敌。免疫力意味着失效，从而迫使文学改道，寻找新的入口。在破坏习惯方面，温特森一直不遗余力，甚至过于执拗和任性，所以我们会看到她为了避开熟悉的道路，宁可绕一个大圈子，或是在寻找一个新出口的尝试中，碰得头破血流。不管怎么说，温特森的确穿破了我麻痹的表层皮肤，刺向更深的地方。在那里，一簇簇寂寞的神经末梢从冬眠中苏醒，激烈

地跳动起来。

珍妮特·温特森一直是备受争议的作家。男权、基督教、通俗文化、人民大众、现代化社会，这些都是她反抗的对象。她划分一条条截然的界限，将它们驱逐在外。然而在这些之外，还剩下多少空间是属于她的呢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孤岛，除了她以及她的天赋，多一个人也容不下。这正是她喜欢的。可是她一点都不会孤独。因为隔岸的人们都在注视着她，议论着她。这也是她喜欢的。孤立，受人瞩目，缺一不可，她喜欢这样的生活。

《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》是她的第一本书。这本书确立了她与世界对话的方式，定格了她的身份与处境。过了这么多年，她依然还是那个充满怨怼和敌意的问题少女。有人厌倦了她的一成不变，有人反倒更加迷恋。仔细体会这个别致的书名，就能感觉到一条明确的界限。橘子和橘子之外的水果。你们和我。一直以来，温特森都在用排除和否定的方式来表达自我。

《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》无疑是温特森小说世界的入口，故事从这里开始。而所有的故事，其实也都在这里了。与她的其他小说一样，这是本聪明而有趣的小说。有趣或许是应当格外强调的。在小说中，她的幽默更加自然和妥帖，似乎只是自娱自乐的恶作剧。作为读者的你，像一个陪她捣乱的同伴，得逞之后，你们很有默契地相视一笑。这样小小的欢乐如一层糖霜

撒在小说的上面，像少年时代最美好的回忆一样甜蜜和难以拒绝。这篇序言的题目，正是出自《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》，也是这本书的一个最恰当的注脚。堕落一下吧，别害怕，她鼓励着你，在黑暗里对你发出邀请。

温特森的小说，在国内的出版并不顺利。在此之前出版过两本，却都是无声无息，没有任何反响。其他的书后来也有出版商认真考虑过，最终还是因为对销路太不乐观而放弃。

好在总还是有对文学怀有赤诚之心的出版商，温特森的几本代表作才得以在国内面世。它们也许算不上什么伟大的、完美的作品，可在我的心目中，它们是这个时代里非常重要、无法忽视的小说。一直以来，我们头顶上的这片文学星空，都是残缺和支离破碎的。极少数作家被当作神明一般供奉起来，接受看过和没看过的人的顶礼膜拜。更多的作家则会被遗忘，被忽略。然而文学世界之广阔，堪比浩瀚的宇宙。群星璀璨，每一颗星辰都有它的故事。

是时候了，将残缺的星空补完整，让一颗颗星辰闪耀出它的光芒。

创世记	001
出埃及	025
利未记	069
民数记	093
申命记	125
约书亚	133
大审判	173
路德记	191

Genesis

创世记

和大多数人一样,我跟父母生活了很久。我父亲喜欢看角斗,我母亲喜欢角斗,但那无关紧要。她总是站在光明正义的一边,就是那样。

她在风最大的日子里晾晒最宽大的床单。她就盼着摩门教徒敲响房门。每当工党人士在工人居住地组织选举,她就将一张保守党候选人的照片贴在窗上。

她从未听说过爱恨交织这种复杂的情绪。要么是朋友,要么是敌人。

敌人：魔鬼（千变万化）

隔壁邻居

性（千变万化）

鼻涕虫

朋友：上帝

我家的狗

马奇阿姨

夏洛蒂·勃朗特的小说

鼻涕虫药丸

最初，还有我。我被她拖入了一场抵抗“我们以外的世界”的拉力赛。对于生养子女，她怀有一种神秘的心态。倒不是说她生不了，而是她不想生。玛丽亚抢先一步，处女生子，她一直怀恨在心。所以她退而求其次，安排别人找个弃儿来。那就是我。

印象中，我一直知道自己很特别。我们家没有《三圣贤》，因为她相信世上没有圣贤，但我们有羊。在我最早的记忆里就有这样一幕：复活节时，我坐在羔羊背上，她跟我讲“牺牲的羔羊”这个故事。那只小羊配土豆，让我们吃了好几个礼拜天。

礼拜天是主休日，是整整一周里最精神昂扬的一天。我们家有台收音机，正面的桃花心木板让人过目难忘，调频道用的是一枚胖鼓鼓的胶木圆钮。通常，我们收听的是轻松音乐频道，但礼拜天总是听全球服务频道，以便母亲记下传教士们的进展。我们的《传教地图》可精美呢。正面可见所有国家，背面有一列数字表格，它能告诉你部落名称以及他们各自的特色。我最喜欢 16 号部落：喀尔巴阡山脉的布足勒。那个部落的人相信，



如果有只老鼠找到你掉下的头发、并用它造了窝，你就会犯头疼。如果那个老鼠窝够大，你说不定就会失心疯。据我所知，还没有传教士拜访过他们。

每逢礼拜天，我母亲总是起得很早，十点前不允许任何人进入客厅。那是她祈祷和冥想的地方。她总是站着祷告，因为她的膝盖不好，就像波拿巴总是骑在马背上发号施令，因为他个子不高。我确实认为，母亲如此享受和上帝的关系，很大程度上和那种高低形势有关。她把《旧约》看得滚瓜烂熟。倒不是说驯良的品德或逾越节的羔羊很适合她，她宁愿身陷恶战，和众多先知一起冲杀在前线，每当所预言的毁灭没有实现，她就会愠怒。毁灭倒是时常发生，究竟出于她的意愿还是上帝的意愿，我说不上来。

她的祷告一成不变。首先，她感谢上帝让她活着看到新的一天到来。接着，她感谢上帝让全世界再活一天。随后，她谈论自己的各路仇敌，那是她所做的最接近教义问答的事。

一旦“复仇在我，我主说”的祷词穿透墙壁，传到厨房里，我就会把水壶坐上炉。水开、泡茶所需的时间刚好吻合她最后一项程式：列数病人的名单。她很有规律。我往茶里加牛奶时，她肯定刚好走进来，猛灌一大口茶，说出的话必在这三句之内：

“我主真好。”（冷钢般的眼神盯着后院。）

“这算什么茶？”（冷钢般的眼神盯着我。）

“《圣经》里年纪最大的人是谁？”

最后这句，当然还有一系列衍生变体，但总逃不脱《圣经》考查问答。我们的教堂举办很多小测试，母亲希望我能赢。如果我回答正确，她就再考我一题，如果我答不上来，她就发火，但幸运的是这火不会发太久，因为我们必须收听全球服务频道。总是这一套：我们一人一边在收音机旁坐好，她端着茶，我握着拍纸簿和铅笔。《传教地图》就搁在我们面前。遥远又缥缈的声音从收音机里传出来，带给我们传教活动、新教徒皈依，和问题争端方面的新闻。节目结束前，它会请求您的祷告。我得把这一切原原本本地记下来，母亲才能在当晚向教堂递交她的汇报。她担任传教秘书一职。对我来说，《传教近况汇报》不啻于重大考验，因为我们的午餐就指望它了。如果情况良好，没有发生死亡事件，皈依信徒也很多，我母亲就会炖大块肉。如果不信教的那些人不仅冥顽不化，甚至大开杀戒，母亲就要耗上一整个上午聆听“吉姆·里弗斯的灵修祷文选读”，我们就不得不吃煮鸡蛋配烤士兵¹。她的丈夫是个很好相处的男人，但我知道，这种食物也会让他很沮丧。他本来是可以自己做饭的，但我母亲坚信，我们家只有她才能分清什么是炖锅，什么是钢琴。在我们看来，她是错的；但在她看来，还是她对。真的，

1 英国式餐点，烤面包片切成小条，蘸嫩白煮蛋的蛋黄液吃。

问题就在这里。

不管怎样，我们熬过了那些个上午，到了下午，她和我会出去散步遛狗，而我父亲负责清理所有的鞋子。“看人要看鞋，”我母亲说，“瞧瞧隔壁那家。”

“喝！”当我们走过邻居家门前时，我母亲狰狞地念叨一句，“只有他们才会把马西波的处理商品目录里的每一样东西买回家。魔鬼自个儿就是个酒鬼！”（我母亲经常杜撰神学警句。）

马西波拥有一家大商店，他家的衣服很便宜，但不耐穿，闻起来还有股工业胶水味儿。每逢周六清早，失意人、穷光蛋和邋遢鬼会彼此较劲儿，在他们买得起的衣服堆里挑挑拣拣，再去杀价钱。我母亲宁可绝食，也不想被人看到出现在马西波的店里。她把对那地方的恐惧全都灌输给了我。我们认识的很多人都去那儿买东西，所以你很难说她是公正的，她从来就不具有显著的公正性。她爱，她恨，所以她恨马西波。有一年冬天，她被迫去那里买了一件束腹胸衣，结果就在那个礼拜天，圣餐仪式举行到一半时，有根鲸骨扎出来，刺伤了她的肚皮。整整一个小时，她无计可施。等我们回到家，她就一把扯下胸衣，把那根支棱出来的鲸骨插在天竺葵旁边，以作扶持，但留了一片布料给我。我至今还保留着这片布料，每当我受尽蛊惑想去裁件束腹胸衣，就会想起那根鲸骨，心里也就有了数了。

母亲和我会步行上山坡，小山矗立在街道的尽头。我们所

居住的小镇像是从山谷里偷来的，烟囱和小店铺挤挤挨挨的，不带花园的小房子背靠背地凑在一起，整个儿乱成一团。群山围绕着我们，我们镇一路延伸到奔宁山脉，时不时被哪个农场或战后遗迹阻断一下。以前还有些旧坦克，但政府把它们都挪走了。小镇犹如一大块墨迹，街巷从中渗出，蔓延到绿色里，稳稳地向上攀升。我们家几乎就在这条长而又长的街道的最顶端。那是条高低不平的石板路。当你爬到山顶俯瞰就能望见一切，就像耶稣在尖塔上，只不过没那么诱惑人心罢了。朝右望去，能看到跨越峡谷的孔桥，桥后面就是艾丽森租房区，每年一次的市集就在那儿举行。母亲允许我去赶集，条件是帮她带一盆黑豌豆回家。黑豌豆的模样酷似兔子粪，泡在吉卜赛鸡肉汤里炖至黏稠，味道好极了。吉卜赛人的日子过得乱七八糟的，整夜都不睡，我母亲管他们叫“通奸犯”，但总体来说我们相处得不错。苹果棒棒糖被摸走了，他们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有时候，如果人不多，而你钱又不够，他们仍然会让你免费坐一次碰碰车。我们老是绕着大篷车打仗，小街上的孩子——比如我——和大街上的富家子弟对打。有钱人家的小孩子去布朗宁¹，放学后也从不留校吃食堂。

有一次，我去买黑豌豆，快要回家时，有个老太婆突然抓

1 类似童子军的女子教习营。